



三 通 小 叢 書
美 少 年

上海通志局
編 譯 者 爲 沈 德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 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紫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目次

目

美少年（有島生馬作 查士元譯）……………一

母親（芥川龍之介作 馮子翰譯）……………三五

南京之基督（芥川龍之介作 高汝德譯）……………六一

焚火（志賀直哉作 謝六逸譯）……………八五

次

1

485303

美少年（有島生馬作）

查士元譯

他確是一個美麗的青年。

美 回憶到他的時候，一定也想起他的美貌。他的瞳眸，也似澄青的葡萄色

少 ；我還記得有時在他的眼裏見到鶯色的班點。金色的髮，在額的中央左右分開，似古畫中的美術家一般披長着。這也很合他的身姿，一回都不會使我起過不自然的不快之感。

年

他常常把帽子脫了，拿在手中的走着。有時日光照在他的柔軟的髮上。

1 有時風吹來吹散了他分開的髮。便是這些瑣細的記憶，也成了在心中喚起他的種因。但拿出他的照片來看時，却反似他遠遠離去了般的。照片把他的臉照得很可怕。少女般的皮膚的色豔和魅力都消失了；紅色的細小的唇，一字

式的緊閉着！眼窩、眉毛、下顎都只像是他的激烈的意志的顯現。凝着住這照片長久了的時候，便致不能說他是一個青年。他的沒經驗沒擔心的少年氣慨和有時是處女般的柔和和優美的表現，都遮上了黑影；在那里鮮明的照出了默思的他，叛逆者般的他。照片中的他，是年輕却已老成了的人。

三 七月之初，因為有了必要，在書架上取出了解剖圖，拂去了塵灰，拿進小畫室裏來。這解剖是名叫“*Művészeti Bencolastan*”的一大冊中的一部。

叢 我自己其實也完全不知道這表題得如何發音，有怎樣的字義。這書被油土和書繪具和手垢，弄得很是污舊。但嗅得了這油土和繪具的氣味所想起的也還是在羅馬的城裏他的租房裏的情形。這一冊書是台利埃司尼基·加爾茫博士的著作，是用匈牙利語寫成的藝術用的解剖學中的有名的一書。我逆翻着這解剖圖，想着這久別了的他。散放着繪具的桌上紫陽花斜着沉重的頭，以它的

寂寞的青色，照明了我的瞑想的無形的路。

在後過了兩星期以後。一天朝上，出乎意外的接得了從匈牙利的 Somogy 的 Felsőseged 街寄來一封掛號信。發信人名 Antoine Shima Wambarszky，當然便是我在這裡稱着「他」的青年。八年來突然的接得了他的消息；真是怎樣的可喜，況且他常常這樣的說着：「當我沒有消息給你們的時候，請你們只以為我是健全的過着日子；如果死時或死了時，必會給你們報信。」如今由他那裏來了信息；但那不是死的報信。我這一天便覺得很好過。重又取出了那解剖書和照片來了。信是用僅能通意的意大利語寫的。在我自己看來，那里是隱有值得引起我的各種回顧的興奮的一切。但在他人看來，那便是一封極其平凡的信了。信的大略如左：

你在你的出生的故鄉，怎樣的消磨着日子。你的故鄉的情形，是我不知

會想倦了幾回的。想給你信，但失去了地址，便也不能如願。但終於想像出了現在寫在信封上的門號。這信或者不能到你手裏。（但他發明的奇妙的門號，幸而仍能接到。）親愛的朋友，給我個好音信罷。意大利語雖在我們兩人已是很困難的文語了；但在我們，只有以此不完全的文語來互通心緒，此外別無他法。你怎樣的消磨着日子？你的夫人怎樣？（這倒可知道了結婚的通知，是安然到了他的手裏。）令尊令堂都好嗎？我的父親在一年前死了。我曾有一回在柏林的福里獨里街上碰到了一個年輕的日本人，問起了你。那人雖不直接知道你，但知道你的作品。名字可忘記了，但總似一個醫藥學生般的。

報告我些什麼罷。親愛的朋友，你的故鄉到底是怎樣情狀啊？

我的境遇，現在尚好。在羅馬分別以來，胡亂的旅行了德國、法國、俄

羅斯、波斯、印度、斯坦、非洲等地方，頗有所學。在今後兩三年之中，也想作到日本的旅行。去看日本的藝術，是我的很大的快樂之一。在這兩三天中，將寄你三四張畫片。

別了；親愛的朋友，祝你常常健全。也祝你的家庭的幸福。

親愛的匈牙利的朋友。

再。沙白克聽說在三四年前死了。五月前，纔在西得樂那裏聽到。烏勃拉金、加尼茨基、本瓊斯基、等的消息，在後也無所聞。孟根在半年前自殺了。這在報紙上看到的。

在這信裏不能看到他的難捉捕的空想和情熱，是十分遺憾的。但「……胡亂的旅行了俄羅斯、印度、斯坦、非洲等，頗有所學。……」這一行中歷的隱着他的風格。我一遍遍的讀着這一行，不覺微笑了。因為這一行已充

6 分的發揮着他的遺傳的，本能的放浪生活和波希米人的氣慨。他的朋友間，

似有了種種變化。一別又有了八年，這也不足奇。但韋伯爾斯基，他自己却似沒什麼大的變化。放浪在他不能稱作是變化。放浪在他反而是常態。只自己所知道的他，本用着安德尼·韋伯爾斯基 (Antoine Wamberszky) 的名字；這回的信中却變了安德尼·島韋伯爾斯基。「島」在日人姓中，最為普遍。他是一個非常熱烈的日本憬憧者。我便想或者他是爲了把他名字日本化纔改成了這樣的；——這和日本人的有把名字中國化了，有把名字歐洲化了一樣。

今年的夏天不知怎的，紫陽花在顯出火鷄般的各種顏色之間，便褪了色，很早的枯死了。雨少，暑氣一天天的增烈，把人的胃和頭都鈍化了。

發出信後一星期才寄出的一張畫片到了。這大概便是在信中約着的畫片

之一張。據說是四年前畫的，是一張相當大的油畫的複寫。題爲「立在寺院前的匈牙利人」；畫着一個老人。這又使自己想起了他，也想起了他的藝術，和其發展。這畫上單署了一個「島」字——Shirna。

美

到了八月，趕緊避去幾十年來所沒有的暑熱，來到高山脚下的湖畔。東京的炎暑，那樣的不容易衰退；可是在這里，便是可說是過於涼快的夜，也不時有。來到這里不久，全歐洲的大亂便起來了。夢想也想不到的空前的戰

少

年

禍，把列強諸國和接近的小國都捲入漩渦。接着飛火竟迸及東洋。這時候，這里高地的紫陽花，也還活着。從古寺的書院裏眺望湖水，眺望紫陽花，每天接讀報紙上的戰報。我悔不早給韋伯爾斯基回信。照這形勢，郵件的命運，是不可測知的。尤其是寄至德國、奧國、匈牙利的郵件電報，似將杜絕。

他熱愛着故鄉，但這是指匈牙利的；對於奧國和德國，他抱有難治的反

8 感。如果匈牙利起了脫離奧國獨立的義戰，他決不辭去做先鋒軍。但加入似

這回的無名的惡爭，他必無此本意。德國聽說已實行了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的國民軍的召集。即非本意，但他當也不得不去從軍。不出本意的去從軍的他，真是不幸的。如果去服了不甘心非本意的義務，竟至非本意的戰死了的時候，那真是更不幸了。或者不測的在我接得了他的消息正歡喜着沒幾天，便忽然的在韋伯爾斯基身上，將來重大變異；這也是變轉不息的世事。他的信叢的突然的接到了，在現在反成了一個擔心。說及友情愛情等，這是一種善的本性。有誰能保證這不致成爲不吉的預兆。他說的『死的時候或死了的時候，』不是已迫近了嗎？我不能不感到如今他被包圍在砲火和硝塵中，便此一天天的離我更遠去了的傷心。我便想像屍體山積的光景，把他的微笑着澄澈的綠眼放在那里並看。我自己雖是坐在靜寂的湖畔，却似聽到了劇烈的砲

聲。

在此喚起了將在幽寂裏消逝的他的記憶，且再寫些罷。

在羅馬維耶·里勃得的國立美術學校中，始和他相識。

美 最初我以某伯爵夫人的一封介紹書，得了在賓喬小山上的法國

Arademy 出入的許可。在那裏碰到的朋友，給我講起美術學校的自由教室

少 聽了他講着那里的組織的各項情形，我便也想在那里學習了。這回便在那

年 時的 Arademy 的校長加洛留斯·麥倫那里得了介紹，便到美術學校去了。什

麼麻煩都沒有的，只經過了一些形式，便得了入學的許可。我覺得這簡便的至上的可貴，覺得那自由的風氣很可喜。

9 所謂自由教室，是設在美術學校的一部中的選科；一天自朝到晚，都有模特兒來立在那里。學生們便自由隨意的在那里研究。同一姿勢，要繼續一

星期。先生一個也沒有，考試時如欲受試，便可把自己自由的作品，提出於教授會議。但這也不是定須提出的。其他附屬課目，也是選擇自由；所以除了在當時頗有名聲的解剖學的實習或古代圖案的講學之外，若非特別學生，便無出席者。因此情形，學生的種類也混雜衆多；積了長期間的修業的，和真不過是初步者的，都雜混在一起。

沿聖天使城附近的台凡萊河岸走去，有以玻璃鋪成半圓形的十分大的屋頂，屹然聳起於民家之上的，這便是自由教室的屋頂。十一月之末，陰雲密布的一天，由守衛領了，去立在那屋內的事，總不能忘去。確是廣大的室內，却也藉了兩隻大的煖爐和人的熱氣蒸熱了。油、松節油、畫用麵包的酸氣味，覺得氣息都將被悶塞。百餘人的學生，圍上了立在近圓心的位置的一個結實的裸體的女人；圍上了有好幾重。有放着畫架，似將說出這裡是我的領

域般的看守着陣勢。有一個角裏，二三人一組的聚着談着天。另一個角裏，則有四五個男生，圍着一個女學生。有坐在椅子裏的；有立着的；有笑着的；有議論風生的；有怒吼着煩吵的；有爲了太遠拿着眼鏡，研究着模特兒的細部，執着筆的。真是殺伐風味，一個小戰場的情景。

幸而自己的走進這室，多數學生不會覺察着。但沿着入口坐着的人們，都似很奇怪的看着我私語着。爲了想在這廣大吵雜的教室中能平氣慣常，便去坐在角隅的椅子裏；這時來看自己的人，便漸漸增多了。這和巴黎不同，是日本人很稀少的地方，且又得了日俄戰爭的可感的懊惱的關係；總不覺到愉快，這也是不得已的。

11
模特兒每一小時立四十五分鐘，休息十五分鐘。模特兒臺上有一大的時鐘，時候到了的時候，便四面都在狂喊着「時候到了！」「時候到了！」模

特兒便走下臺來，到煖爐邊去休息。

每回休息之間，看我的人便越增多了。勸我到這里來的那青年，又給隨便在一個個人前介紹。我真個心想取消了這休息時間方好呢。又這一種刑罰三，當不會長久的繼續；便又自慰着了。

在模特兒上臺下臺之間，時間便過去了。便這般的一天過了又一天；換小了一個星期又換了。下星期是近六十歲的老頭兒，穿上了白色的寬袍，(Toi 叢 古羅馬人所服) 似作着演說般的姿勢，立在模特兒臺上。再下星期仍是女書 模特兒。模特兒多半選的是純粹的羅馬人。他們的古雅莊重的骨格和適度的肉體，使一切外國人都驚服。她們的是均齊健正的優良的人種，這一點各模特兒都不失其個性的共通保存着。我自己也漸漸的明白了，羅馬人和其他地方的人的不同，學生都似已看慣了東洋種的我，漸漸失去了好奇心。纔留下

了確能做對手的人們。

這時注意到了一個波蘭的女兒和韋伯爾斯基。圓臉緊肥的姑娘，穿着全紅的上衣，常常快活的笑着，不論對誰都即刻把身子貼上去般的交談。她和其他女學生的爲了保持威嚴，身的周圍似築起一幢圍牆般的一樣；是非常的沒拘束。這沒拘束比她容貌，更多引動了男子。也有人說那是賣淫的；這真是太殘酷的評語了；但她確有些使人起這樣的感的女子。有時我也聽到三四年學生，圍住了這女人談着。

『我昨夜夢見了天使。其中最美麗的天使，却是您……』

我也曾想過，在人前嚴正似的作着這樣的告白的男子也還是男子；把那告白沒事的笑着聽了的女兒也還是女兒。這女兒，和韋伯爾斯基的容貌，不知什麼地方，總似有些相像。

韋伯爾斯基不能安靜的坐在自己的位子裏，他有不時偷偷的不出腳聲徐徐的，在畫室的各角隅及廊下踱轉來的脾氣。在衆人間最初只見他的頭時，便以爲是那少女。他大概纔到十八歲罷。長長的金髮，用碧紺色的頭巾來罩住了一半。他兩手插進在袴袋裏，以可形容作風一般輕飄的姿影，走過我的傍邊的時候，我竟想那也是男子嗎？他很少和人說話。以爲他正混立在各處羣集的一隊中暫時聽着話罷；他却以一向的飄然的姿形，到他處去了。他把身體去靠在守衛的桌上，臉擱在他臂上，把那守衛取笑。

在兩三星期之間，我發覺了他對我下着精細的注意。他的薔薇色的頰，便即刻容易變紅了。從遠遠望着我的時候，不覺的他的視線和我的視線相接時，他便稍稍着慌的，紅了臉，兩手插進袋內，緩緩的走了出去。

一天，在飯後休息的時候，在人氣少了，眼前只椅子是十分觸目的畫室

中，我正讀着日本寄來的信。不知什麼時候，他却已立在我的傍邊了。我把信讀完了時，他便使我感到他的謹慎的，但是強烈的親近的熱力的，微笑了。接着便用了極其低微奇妙的意大利話給我說話。

他也和多數人一樣，由極平凡的問話開頭。我便也不得不給他說明日本的文字是從上面向下面，從右側向左側寫的。只是他的問話中有非常熱心的地方，使起了在那底裏似有什麼般的感想。他對於日本話想稍稍學一些；他反覆的說，這是他的已久的夢想，請答應他罷。

模特兒進來了。僕役去在煖爐中加煤了。學生漸漸多起來！他又飄然離去了我的身傍。

此後我們兩人在休息之間，在畫得乏了的時候，常常交談。他深深的凝視着我的眼、皮膚，似有了什麼神祕的大發見般吃驚。他說，便只用一隻眼

，真個的仔細看時，便會見到怎樣的美妙的東西，原來他雖則自朝至晚的在學校裏，實際上拿了筆作畫的時間，是非常的少。大半他是在那裏踱走着過去。或者從袋裏拿出一本小書來熱心的讀着。但這也決不繼續到二十分鐘般的長久。他的話有笨得像孩子般的。但總有特徵相異的地方。如歐洲只有的，是壞人，所以現在正想着併取日本。這只我知道，所以我秘密的告訴你。又如聖書太是誰都在讀的書了，讀了的人，便都不得不變成了大致類同的思想；正和自然科學的平凡相像。這回出來的偉人，一定得是不曾讀過聖書的人。他嚴正似的說着般莫明其妙的話。但在那話的底裏，似有存於言語以外的某物被暗示着。

一天，我們在放課後到聖彼得樂寺院去了。去進了只在那裏望了一會以後，他便拖着我的衣袖要回去了。他說乏味得很的寺院，還是不看的好。問

他曾細看過了嗎？他說雖是初次來看，但這樣的寺院還是不看的好。說了便強把我拖到了外面去。他不論對於怎樣的記念物和美術品，都似不能引起他的興味。或者他是自己祕隱着那些感動也難知。有一回對他說去看加白爾拉、西斯的那去好嗎？他也顧而言他的，終於不想去。

那星期是裸體的男子坐着，以在地面寫着什麼般的姿勢，作為畫題。這時我纔見了他的素描。——因為他常常畫了揩了，畫了揩去了的，從不曾繼續的畫到成爲一個形的時候。——背景畫成白的。裸體畫成全黑的。我見了這些，便會想到這大概是出於韋伯爾斯基那麼的少年之手的。下星期畫室中試着這樣的畫法的人，忽然的多了起來。

可是一會，他却在全黑的背景上，美滿的畫成了一個大理石般白的女像。模做了他的學生。瞠目吃驚。我對這畫下了稱讚之辭的時候，他便答這樣

的畫有什麼用呢？他說影和光、調子、姿勢等的研究已太多了，現在想再研究一下模特兒的本身。此後他只留意着分寸，因此自己作成了種種描式，也使用了彫刻用的機械。

三 他的難東縛的空想，似使他愛神祕。他常常藏在袋裏的愛讀着的小本的書，曾聽說是什麼匈牙利的星學者的哲學書。他又不斷的精心的設計着放浪小的空想。

叢 一天正午休息之間，我一個人解剖學教室的廊下往來着，等着午後開書課，突然的有兩三人大聲的爭吵着走了近來。

『啊，果然在這裡！』

彫刻家的沙白克，拍着不高明的畫家本瓊斯基的肩說了。本瓊斯基還是用大聲來爭着。餘下的一個韋伯爾斯基，沉默着笑着兩人的爭。自己不知不

覺的起着動悸。

『什麼？出了什麼事了？』

我這般問，但韋伯爾斯基還是不答。沙白克和本瓊斯基越用了大聲，混進了手勢，以匈牙利的粗話來爭吵着。韋伯爾斯基說着不久便是聖誕節了；二十三日起學校就放假，等他說着便走向畫室那裏去了。我在教室中，捉住了沙白克。我還想着剛才的爭吵事。沙白克在我們看來，更是年紀大了些的，老實的素朴的不聰明的，已經疲勞着的彫刻家，和韋伯爾斯基一般的貧窮。

『什麼？剛才的是怎麼一回事？』

老實的他，還似興奮着般的，不似往常的，却用了高聲說了下面的話：

『我們從各爾索街走來。韋伯爾斯基忽然立停了，說學校門前，有滿載葡萄酒的馬車倒翻了，淌流着酒。走進門去，則左面的廊下，有個日本人散

着步。我很知道韋伯爾斯基的預言。他是一個出衆的命數論者；我們是神靈術的信徒；只是本瓊斯基全不相信。我們便賭了勝負。兩個預言果然全中了；可是本瓊斯基還是胡吵着。不知恥的！」

他即刻又低聲說道：

「韋伯爾斯基是天才啊，你以爲對嗎？」

「韋伯爾斯基是天才？……韋伯爾斯基……啊，哈哈。」

不覺間走了近來的本瓊斯基冷笑着沙白克。沙白克把手中拿着的木炭敲着地板，從椅子上立了起來，迫向本瓊斯基那裏去。似將要打架之勢的；但衆人都在口中吹叫起來，「門外去！」「門外去！」的制住了，他們便抱憾似的沉默了下來。韋伯爾斯基遠遠的看着這情景，聳了聳肩，可愛的笑了。

沙白克的神一般的崇拜着韋伯爾斯基，和本瓊斯基的不能承認韋伯爾斯

基的才能，這些我都知道。只是韋伯爾斯基對他們兩人，都不以為怎的，這倒覺得很有趣。

同國人中，似借重着韋伯爾斯基的人物，有名叫烏勃拉金的孳猛的青年。他身長似有六尺以上。腕力恐在此畫室中，沒人比得上他。他每天在和銀座街般熱鬧的各爾索街上，一手拿着麵包，一手拿着蘋果，交互的吃着，一

直線的昂着頭，似兇猛之勢走着。那時他只一個頭聳出在羣衆的頭上。他每星期把一張大的畫布拿進畫室來；兩三人的位置，由他一個人占領去，作傍若無人的氣慨。但他的藝術是非常的粗魯；決非韋伯爾斯基之敵。兩人似很

要好。兩人並着走在路上的時候，一方便似欲踏破地面般的，捲起一陣風，虎一般走着。韋伯爾斯基則和他相反，身材矮小的，只像及他的身長的一半。似煙或雲霞一般的，被烏勃拉金拉着走去。衆人給烏勃拉金取了「獅子」

的綽號，叫韋伯爾斯基做「安琪兒嬌、瑪萊台得。」「瑪萊台得」是受呪咀的意義；「安琪兒嬌」雖同是天使之意，却是惡作劇者的天使。許多羅馬的女人，都引頭望着他的走過。

三 通 小 叢 書

寒假之前，相約在二十四日的晚上，會於孟根的畫室中舉祝聖誕節。這一個集會只限於匈牙利人；但自己却特別被邀。據說這是因為依從了韋伯爾斯基的解釋，日本人，匈牙利人是同一入種。這似是一般匈牙利人對於日本人的感情。

在後他的日本話的研究，有了非常的進步。他對於日本話和匈牙利話的對照頗有趣味，每當查出了兩種語的共通的文法和共通的語源時，便拍掌歡喜。刻在板上被保存着的匈牙利的古語，他也似多少識得幾個。現在我都忘了；但日本話的「水」，「叫Mizu或Aca, Mizu的是純粹的日本話，這也使

他十分歡喜。這個我却還記着。

聖誕節之夜，在家中吃過了夜飯，便向近康必特里小山的孟根的畫室去。暗得可怕的一晚，北風吹來十分寒冷，所以披高了大衣的領，急急的走着。當然是因爲初次去走的家，又是很暗，便覺得煩難了。污穢的貧窮區，道路崎嶇不平。問了兩三回往來的行人，漸漸走到了相近的門號。這時在暗沉的街燈的影下，有一人模糊的立着。這是韋伯爾斯基，蒙他在那裏等守我。他大衣也不穿，手都冰冷了。連這些道理也不知的，誤落了定時去的我，感得是可恥的了。他轉了好幾個污穢露天的路的彎，纔登上了狹小的階段。

立在前面的他，敲了一下第四階段上的門，說了幾句奇妙的話，即刻黑暗的廊下，紅的光，強烈的油並大蒜的氣味，和白的煙一同放了出來。室內看去是朦朧的。

他們都立着歡迎我們，溫暖的室內，他們脫了上衣，唱着歌，做着吃的菜。二小時前早該做成了的菜，到現在都還沒有好；手中拿着鍋子的沙白克說了。本瓊斯基在拌着肉湯。加尼茨基拿出了桌子來，在切着麵包。孟根則加煤，洗碟子。『獅子』的烏勃拉金沒有來。因為他是政府的留學生，寄宿在有名的柏拉查白納底建築內的奧匈國大使館的畫室中，他當不得不出席小於在那裏的集會。

叢 主人的孟根，也是一個貧苦的畫家，作着摸寫，半工半讀着。他是可驚的懶人；從不見他脫去了穿着的大衣，也不見他脫下了戴上了的帽子。他終年口裏啣着煙管，便此作着一切事；差不多除了吃飯，他似從不會放下過那煙管。畫了圖後，把放着筆的繪具，望牆壁或書架，看手頭近便的一拋，也不洗淨的，便此塞進在箱裏。他極不說話，一個人悶做他自己的事。這些人

都憤受了辛苦和貧窮，什麼事都能坦然處之。

難得今夜連他也吵鬧取樂着。有人說了唱歌啊，他便以供大的美的聲音沒事的唱了。本瓊斯基是富裕的，風流放蕩的；樂天的和他們稍異；所以喝了酒，便胡鬧。沙白克一口都不喝。孟根喝得最多。加尼茨基酒也不大喝，古怪的，話也不和人說。

美
少
年

韋伯爾斯基什麼都不做的，仰臥在長椅子裏，便此在歌停了的時候，用小聲接唱着。他還是老樣子的，和我做伴，說着自國的平野田園等。不知怎的，他不喜歡孟根。他流眄着他們的興高發着狂，臉隱在燈光後。他說孟根、本瓊斯基，都是走獸一般的猶太人。今夜他們作着猶太風味的菜肴。他以軟軟的聲，說出了這些大膽的話。到了十點鐘，自做的菜，滿滿的成熟了。雖則說了他們的壞話，韋伯爾斯基却是吃得很多。大蒜的氣味太利害了，我一

口都不能吃。他們舒服的吃，舒服的喝，舒服的唱，舒服的笑，舒服的擾，夜就此深了。沙白克要我隨使用些可吃的東西，他却獨爲我懸心。

聽說十二時發號鐘，在聖母大寺有彌撒的儀式。以看此盛大的儀式爲目的才來此處的我，十一時半便辭退了這野蠻狂歡的酒宴之席。本說去看的人們，却都怕着寒風。終至於說，啊，去罷的，只韋伯爾斯基一個人。他借了加尼茨基的披服，裹住了身體，穿滾一般的走出了門。黑暗的天空，漸漸放晴了，似會落下來般的星也出現了。西南方面，看見還有雲塊橫着。兩人的皮鞋在石上發出似冰凍般的聲音。

雖則是祭節的夜；但這近邊的人家都已入了沉靜；只各處酒店裏漏出了明亮的光來。走近了寺院，也就碰到了兩人三人的一羣羣。忽已到了全黑的山一般的聖母大寺前的廣場上。

美

少

年

裝在寺院的西面的正門的廣大可觀的階段上，已有羣衆聚集着，只等着快要開門的將至現在。寺院啞然的，連幽暗的火影也沒有。時間不客氣的過去。其間不知是誰說的，傳出今夜開東面的門的話。羣衆出着怨言，沿着長壁向東兜轉去。那裏的鐵門也關上了，動都不像會動的。羣衆把耳朵貼上厚厚的門，作探聽裏面的樣子。但只聽到外面的沙沙的反響。時間過了。不平之聲，漸漸混起來了。老婆婆們捻着念珠，劃着十字，恐懼着大家對於耶穌的罵詈。不覺間已過了一時；將近二時了。

韋伯爾斯基在那時的樣子，我能歷歷回想起。他似非常的愉快。天地之間，沒一事使他擔心般的放懷着，羣衆的在身旁，他也忘記了的。在這樣的時候，他即刻變成了多說話的人了。披着披服的身體去靠在冰凍了的石壁上，望着滿佈於東西南北的星斗，說着他得意的天文的祕密。在他一切不可思

議的奇談，都非空想而是實在。把天拉下到地上來，竟也不是他的野心。獨個兒離去地上，到空想界去，這是他生來的傾向，生來的欲望，他似沒有他的「已往」，他也從不曾回想到這「已往」過。我也只聽人說過他是私生兒，做過木匠的徒弟，寺院的小僧，戲劇小使。已往的事大概太存留着現實的苦味，苦了他了，使他悲傷了罷。他的已往的經驗，於他的未來，不能有用。他把未來和創造和空想看作一樣的了。能避，他總得避了現實。現實的世界在他身內生長起來，便也精神上給他受壓迫。他得在這其中選擇一個世界，在那里他將任本能的要求的燃發，活着過日子。他可說是兜出了現實；也可進一層說他是把現實蹂躪了。可說他是弱者；也可說他是強者。可謂他的對於文明是很冷淡的；這也不是我的以文明為敵，抱了反文明主義。只不過因為這物質界的推移，對於他所住的世界，不能給以何等大的影響罷了。

韋伯爾斯基指星辰的一刻刻的變換，說星在移動着。但所謂動着，却不是我們所說的星的運行的意思。是說感到這似靜止着的地球的移動着的意思。再說得切近些，不便是我們切近的得能感到飄飄然在天空中闊步着時的歡樂和美妙的調和嗎？他的世界是感覺的世界。所謂認識現實世界，這話沒價值。他對於空漠的事象，確似有銳敏的感觸。他感動着。

等燥了的人們漸漸散去了。雖則是很低微的話，却說着今夜彌撒禮是沒有了的，這流言，從一個個人的耳中傳來。一人去了兩人去了，羣衆留下很少了。在半夜的寂寞的寺前，一二百人，沒意思的集合了，又沒意思的散去了。只在那裏留下了一種羣集的氣象。似演了素實的複雜的一幕。我們也走了出來。韋伯爾斯基說了仍得回孟根的畫室去便分別了。

從賓喬山下來到西班牙耶的廣場上的全白的石級，簡直也配放在龍宮之

內。寒假放後，過了三四天的一個朝上，我來到了這裏太陽已滿照着的石級上。羅馬的無數的寺院，都判然浮起在青空中。有賣花店張着露蓬。被呼着「巧姐拉」的鄉間少女們，穿了色彩特別的衣服，用白的手巾折成四方，戴在頭上；見是外國人，便強賣着花束。橫穿過了二三條熱鬧的路，便來到了據說是學生和淫賣婦的巢窟的混亂的街上。

小 韋伯爾斯基在這一條街上租借着一間房。他的屋前的肉店中，倒掛着鮮叢 生生的豬、羊和山羊的整個的屍體。我立在窗下喚他的名字，他借着二層樓書 上的房間。

韋伯爾斯基從窗裏探出頭來。做着手勢叫我上去。

小小的房間，只寢床和衣箱已是滿滿的了。一椅一桌都沒有。在房裏的時候，他不是立着便是睡着。在這一間狹小的室內，他開始着彫刻。他說在

假中想完成它。他打算應徵由匈牙利政府的懸賞募集名叫什麼的有名的老政治家們的記念碑。他只以一張照片從事。已經改作了幾回。假中雖有三月期限，却也不似能完成的。但這種事在他不成問題。他只是不知幾回的熱心的改作；苦心上加上苦心。因為若在家裏，他便想做，也沒有別事可做。

他差不多穿的便只有穿在身上的；所以衣櫥上散放着油土的彫刻和

二三冊書。現在我們有的那解剖的書，也曾是在那室裏，放在那箱子上的。我所說拿着這一冊書所想起了的，便是貧窮的這一個房。他一遍遍的翻閱，一直把那裝訂都散開了的；必要的一頁頁，便是黑夜他也能即刻翻着那般的熟悉。他一說上了二三句話；便即刻拿出那書來。

衣櫥的抽斗中，滿塞住素描和紙片。紙片上一面用鉛筆記着似電報的暗號般的文字。他便是感到神靈術上的生靈和死靈的不絕的交通的。靜寂的夜

裏，精靈常突然的來，輕輕的拍他的肩。他便拿了鉛筆對着紙，綴成了各種文字，成了話，成了文章。他寫的非常的快；一半寫出的是沒意義的；但其餘總有不少預言。沙白克說，曾經過了他，得能和在故鄉死了的妹子作了死的瞬間和死後的談話。據說韋伯爾斯基不論在路上，在畫室中，常常聽到靈魂的低語。他在畫間，有時也會變成了蒼青色發着抖。

小 我們兩人去到台凡萊河邊散步去了。風雖發着，天空越蒼碧澄澈了。河水色的色，永遠是泥一般黃的。我們走進學校的近對面的他所說每天必去的飯館去了。我纔知道了他的怎樣的粗食着吃了驚。他說每月只化二十五個法郎的食費。

畫間長了，空氣也就暖溫了。畫室中日光也直照進來，使學生們着惱。從秋至冬，從冬至春，在畫室中過了已很久了。的自覺，浮起在各人的心中。

美

少

年

學生減少了只賸三分之二的景象，沙白克、加尼茨基也都回國了。本瓊斯基跟着波蘭的少女到北方去了。我們則常常到郊外去。見了枯死了的草間的新芽，見了樹梢變青了的時候的愉快，只這樣的到郊外來纔能嘗得。韋伯爾斯基把什麼懸賞的彫刻都忘了。不時來到近郊。

春來了。從復活節的前一天起，羅馬的空氣似變成了硃紅了。韋伯爾斯基恐懼發抖。次日便知道他是爲了威斯維約山起了大爆發的緣故。復活節那一天的正午的鐘，響澈了硃紅的羅馬的天，十分淒壯。

菩提樹的葉一天天放大了，在街路上遮成了影。這是羅馬人把小桌子拿出到樹蔭下飲冰的時節了。

難得韋伯爾斯基也訪到我的宿所來。有一天我解開夏衣的包袱，落出了一卷「江戶錦繪」來把這給正來玩着的韋伯爾斯基看了。他真是怎樣的驚喜

。三四天過後，他同烏勃拉金來，說再給他看一回。兩人爭着談着，竟看了二小時。我說這般中意，便請拿回去罷。韋伯爾斯基一半歡喜，一半很對不起的樣子；說暫時請借我罷。便鄭重的捧了，大大的滿足而歸。

三 次日朝上，又接受了他的訪問。不知怎的他有些不安的樣子，他對於那錦繪述了種種意見，作了種種問話。我說這不過是屬於二流三流的錦繪，沒甚價值。但這些話他一直不入聽。他把那一本解剖書用報紙包了拿來，因為要借給我，便說『你看罷。』我以文語不懂為理由，幾回推却，他終不答應書。把各處翻開說明着，說道是一冊好書，無論如何請看罷。因為單看看圖畫也是有益的。便終於把那書留下，回去了。

從那天朝上以來到今天，便不再見韋伯爾斯基。或者這一生便不再見了也未可知。

他在後似過了一星期，把作業相當的完成了離羅馬去了。我當然不會去敷衍客套。這也是在後在烏勃拉金那裏聽來的。聽說韋伯爾斯基給他說了他受了那錦繪。烏勃拉金發着驚呆。

日本送給德國的最後通牒的期限便是今天，即限於大正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為止的了。今後的風雲殊不能預測。他或者會死的。我至少想通知他，他的來信是安然接到了。四五日前發出了三張明信片。特然寫了的信，便此放着。這裏山上的紫陽花，還好好的開着。

母親（芥川龍之介作）

馮子翰譯

放在房子一隅的鏡臺分明地映着牆壁塗成西洋室似的而鋪上日本式蓆子的——上海特有的旅館二樓的一部分。首先，一直對過就是天空顏色的牆壁，其次是幾鋪新亮的蓆子，最後是一位梳西洋髻的背對着這邊的女人，——這些都在冷冷的光線中玲瓏透徹地反映着。女人好像一直就在那邊縫紉着或做別的什麼似的。

小 不過因為背向這邊的關係，只從銘仙的單衣的肩頭上，要鬆散的前髮之
叢 端末，稍為露出蒼白的側臉而已。不消說，薄薄的耳朵透出模糊的光線也看
書 得出來。並且也看得到稍長而捲上的毛髮朦朧暈着耳朵。

在這擺着鏡臺的房子裏面，除了隣室，有嬰兒的哭聲以外，沒有一樣事情是打破沉默的。即使是還沒有停止的雨聲，在這裏也不過更加添靜寂而單調的心境而已。

——親愛的！

這樣的數分鐘經過了以後，女人依然繼續做工，忽然用躊躇不決的聲音向另外一個人說。

美 另外一個人——在房子裏面除女人以外，有一個穿丹前罩衣的男人，在離開最遠的蓆子上，攤開英文報，伸長身體俯伏着。可是爲着聽不到那聲音的原故吧，男人只把紙煙灰敲落煙灰盆中，並不想把眼睛離開報紙。

少 年 ——親愛的。

女人再說了。然而，女人自己的眼睛也停在針上。

——什麼？

男子有點嫌麻煩似地擡起胖得圓圓的，鬍子短短的，像活動家似的頭。

——這房子——這房子換換不好麼？

——換房子？這裏不是剛好昨晚搬過來的麼？

男子的臉孔有點驚奇的樣子。

——雖則剛好搬過來，……如果是先前的房子，想還是空着的吧？

三
通。男子覺得一瞬間那三樓房間發現在他眼前，這是從前使他們感覺無聊的。在油漆剝落了的窗旁的牆壁上，印色棉布的窗簾垂到變了顏色的地蓆上來。窗戶上，不知何時淋過水的天竺葵，受一層薄薄的塵埃掩蓋着。並且窗戶小。叢外面，始終是撲撲沙塵的橫街裏面，帶着草帽的中國車夫懶洋洋地在徘徊着。……

——可是，住在那房間你不是討厭的討厭說過麼？

——唔，不過到了這邊來，忽然又覺得這房間討厭了。

女人停下針線，憂鬱地舉起頭來了。這是眉頭皺皺的，眼角長長的，感

覺敏銳的臉孔。眼睛周圍的暈，多少可以使人想像她在擔憂。要這樣說，顯顯突出靜脈，使人覺得甚至於是病態的。

——呀好吧？……不好？

——可是這裏比先前的房間又大又舒服，沒有理由噲哩噲噻的呀，……難道還有什麼討厭的事情麼？

——雖則沒有什麼事情。……

女人稍為躊躇，不再答復下去。可是，爲要引起注意，反復了同樣的話。

——不好麼，絕對的？

這次男子只把紙煙的煙吹在報紙上，既不說好也不說不好。

房間裏面又靜寂起來了。只聽得外面依然還是沒有間斷的雨聲。

——春雨霏霏……

片刻後，男子翻過來朝上仰臥，獨自似的這樣說。

——搬到蕪湖去了的話，做做詩也好。

女人沒有回答，動着縫衣的手。

三 ——蕪湖並不是那麼壞的地方。首先公司住宅很大，庭院也相當的寬敞，栽種花草最好不過了。據說原先是雍家花園，……。

小 男子忽然住口了。靜幽幽的房間裏面，不知何時覺得有潸泣的聲音似的。

叢 ——喂。

書 泣聲忽然聽不出了。可是馬上又斷斷續續地繼續了。

——喂，敏子。

男子擡起半身，一腕撐着地蓆，眼睛像困惑似的。

——你不和我相約過麼？再不嚕哩嚕噠了。再不流眼淚了。早已……

男子稍為張大眼臉。

——莫非那事情以外還有悲傷的事情麼？比如想回日本去，或不想到中國鄉下去，……。

——不，……不。不是那樣的事情。

敏子落淚又落淚，非常激烈的否定了。

——你到什麼地方，我都願意跟着去的。可是……。

敏子閉着眼，大約要制止湧出來的眼淚，牢牢地咬着薄薄的下唇。看起來，在蒼白的面頰底下，燃燒着像眼睛所看不見的炎火似的切迫的東西。震着的肩，溼了的睫毛，——男子注視着這些，和現在的心境毫無關係地，一瞬間感覺了妻子的美。

——可是，……這房子是討厭的。

——不錯呀，所以我剛纔不說過麼？爲什麼這房間是這麼的討厭的，如果只把這個明白的說明出來，……。

男子說到這裏便注意到敏子的眼睛凝視着他的臉孔。這眼睛裏面，湛了淚水的底下閃着差不多容易被解釋爲敵意悽傷的光。爲什麼討厭起這房間來呢？——這不僅是男子的疑問，同時又是敏子在無言中向男子提出的反問。男子看着敏子的眼睛，躊躇不能接續講下去。

可是，只中斷了數秒間。男子的臉孔上漸漸呈現明白底蘊的顏色。

書 叢 小 道 三
——那個麼？

男子像遮掩感動似的，聲音異常率直。

——那我自己也感覺到的。

敏子被男子這樣說明，眼淚滴滴地落在膝上。

窗外不知何時，日暮使細雨朦朧起來。好像反撥雨聲似的，天空顏色牆壁的那邊，嬰兒的哭聲現在依然繼續着……。

二

鮮明的晨光照着二樓的突窗。對過高聳着紅磚微生蒼苔的，逆光線的二

樓房子。在這邊幽暗的步廊看來，以這房子作背景那突窗好像一幅大畫圖。

少年，結實的櫟木窗櫺剛好像相框似的。那畫的正中央有一個女人，側面向着這邊，編織着小襪子。

那女人比教子年紀還小似的。被雨洗滌過的曉日光線，明亮而廣幅地流到女人豐滿的肩膀上——華貴的大鳥套衣上，反射着稍為俯向的血色好的面頰。

43 上午十時和十一時之間，——旅館中現在是一日中最靜的時刻。作生意來的，為遊覽來的，開旅館的客人大概都到外面去了。寄宿旅館中的公司職

員們非到下午是不回來的。留下來的，只有在長的走廊上穿拖鞋走的下女的脚步聲。

這時候脚步聲也從遠處一步一步地向這邊來，在面着突窗的步廊上，有三一個四十歲的下女，搬着紅茶用的杯壺，像黑影畫似的經過。下女如不被她喚住，或許不知道女人在那邊，一直過去了也不一定。可是，女人看見了下女，便親密地喚着。

——阿清。

下女輕輕地打個招呼，行近突窗那邊去。

——呀，多勤快呢！……寶寶怎麼樣了？

——家裏的少爺麼？少爺在睡覺。

女人停止編針，像小孩子似的微笑了。

——對了，對了，阿清。

——什麼啦？怪了不起的。

下女在突窗的日光中，只有帷裙玲瓏地照出來，淺黑眼睛下，露出微笑。

——隔壁的野村樣

——是野村樣吧，那位夫人？

——是的，她叫野村敏子。

——敏子樣？那末，和我名字一樣了。她已經去了麼？

——不，還有兩三天逗留吧。據說要到蕪湖，……

——可是，先前經過隔壁，那邊沒有一個人呢。

——是的，因為昨晚忽然又換到三樓的房間裏去了，……

——呀。

女人像想什麼似的，歪着圓圓的頭。

——是她吧，一到這裏來，當天兒子便死了的？

——是的，真可惜。不過，立刻便送到病院去了的呀。

——那末，在病院裏死去的了。怪不得我一點都不知道。

小 鍾 三 女人的前髮分開的額上，呈露輕微的憂鬱。可是，立刻便回復原狀，重新快活地微笑起來，也發出惡作劇的樣子。

——公事完了，請到那邊去。

素 書 嘿，你真壞了。

下女不覺笑起來了。

——你要是這樣刻毒，將來蔦屋有電話來，我偷偷的接給你先生呢。

——好的。快點去吧。紅茶會冷了。

下女離開了突窗後，女人又拿起編織物，低聲唱起歌來了。

上午十時至十一時之間——旅館現在是一日中最靜的時刻。每間房子裏，花瓶中乾枯的花這時候由下女拿去丟掉。二樓三樓的銅欄干也好像在這時候由茶房去磨亮。這樣的沉默展開當中，只有街上的鬧聲從玻璃戶打開的各方面的窗戶，和日光一起爬進來。

美
少
年
這時候絨頭繩的球忽然從女人膝上滾落下去了。絨球砰的一跳便拖着紅繩，要滾出步廊去——忽然有一個人剛好走到那裏，便靜靜地把它檢起來。
——謝謝你。

女人離開藤椅子，害羞似的打招呼。看來，檢球人便是剛纔和下女談論過隔壁的清瘦的夫人。

47
——不要客氣。

絨頭繩的球由纖細的手指移到比脂肪還白的有節的手指上去了。

——這裏暖 and 得很。

敏子行到突窗來，眼眩似的把眼睛縮小。

——是的，這樣子坐着，要打瞌睡了。

兩個母親站着，幸福地對着微笑。

——噢，可愛的小襪襪。

敏子的聲音是毫不介意似的。可是女人因這句話忽然把眼睛移到別處去
素
小
道
三
寄
了。

——編針已經生疏兩年了，……因為太閒空的原故又拿起來玩玩。

——我即使有點閒空，常是偷懶的。

女人把編織物丟在籐椅子上，沒有辦法似的微笑了。敏子的說話裏面，

無心中又打動了那女人。

——府上的少爺——是少爺吧？什麼時候生的？

敏子摩摩頭髮，看了看女人的臉孔。昨天連他的泣聲也不耐聽下去的隔壁嬰兒，——他現在是最使敏子感覺興趣的了。她很明白知道那興趣一滿足

了，會使痛苦重新恢復的。這好像小的動物在Cochin面前便不會動似的，敏子的心也許是無意中被痛苦這東西的催眠作用所抓住的結果吧？不然，也許像負傷的兵士，故意打開傷口，貪求一時的快感似的，沒有道理地要找尋痛苦，那種病的心理之一例吧。

——是今年正月生的。

49
女人這樣回答，稍為呈顯了狼狽的氣色。可是馬上舉起眼睛，表同情地添加這樣的話。

——府上可是飛來的禍了。

敏子在潤溼的眼睛裏，勉強露出微笑。

——是的，因為染了肺炎，……真是好像一場大夢似的。

——並且，剛到這裏不久。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說。

女人的眼睛不知何時也朦朧地閃着淚光。

——我如果遭到了這樣的事情，唉，不曉得怎樣纔好了。

——一個時候是非常傷心的，……可是早已看開了。

兩個母親站着，寂寞地看着寂寞的曉日之光。

——這邊流行着不正的感冒呢。

女人像熟思似的，繼續中斷了的話。

——日本好得多了，氣候不像此地這樣的不順，……

美

——這邊還是初到的，不大知道，好像雨水很多似的。

——今年特別……，啊，哭着呢。

女人傾着耳朵，呈露了像另外一個人似的微笑。

——對不起，慢慢坐呀。

可是這句話還沒有講完，先前的下女已經抱着哭着的嬰兒，拖鞋撻撻地走到那兒來了。敏子心裏面打算不看那嬰兒，——在美麗的 *Musline* 衣裳中

少
年

，只管皺着臉孔的嬰兒；康健的臉面胖胖的嬰兒。

——我去抹窗門，他便醒過來了。

——謝謝你。

女人還像不慣似的，微微地抱起嬰兒在胸中。

——噢，多可愛呀！

51

敏子把臉孔靠近，感到刺鼻的乳臭。

——噢，噢，真胖啦。

稍為充血的女人臉孔上面，微笑不斷地充溢着。女人對敏子的心境並不是不能同情的。可是——可是從那乳房的下面，——緊張的母親的乳房下面，汪然湧出來的得意之情，是沒有辦法制止的。

小 三

叢 雍家花園的槐和柳，受午後微風的蕩漾，撒布太陽的光與影在院庭的草
書 或土地上。不，不僅只撒在草和土地上，並且撒在吊在槐樹上和這庭院不調
和的水色吊床上。也撒在仰臥吊床中，只穿夏褲及背心的，稍為胖胖的男子
身上。

男子燃着雪茄，眺望着吊在槐樹枝下的中國式的鳥籠。鳥好像是文鳥似

的。這也在明暗的斑點中，這邊那邊地走動，又常常不思議地看着籠下的男子。男子每次碰到這事情時，有時含着微笑把雪茄拿到口頭去。有時又好像對人講話似的說，『喂』或『幹麼啦？』

周遭在庭院樹木的搖動中，氤氳着輕淡的草香。只有一次遠處的天空響過輪船汽笛聲音外，現在連人聲都沒有。那輪船也早已去了的吧。在瀾瀾的長江水上，拖着眩目的水脈，或者向東或者向西地去了的吧。在能夠看見那水的碼頭上，一個有如裸體的叫化子，在咬着西瓜皮；那邊或許有小豬羣搶着眠在地面上的母豬肚上的乳房；——看厭了小鳥的男子，沉溺在這樣的空想中，不知何時昏昏地要睡覺了。

——親愛的！

男子張大眼睛了。站在吊床旁邊的，是比之在上海的旅館時血色稍為好

的敏子。頭髮，夏天腰帶，中形浴衣，都染着明暗斑點的，沒有搽粉的敏子。男子看着妻子的臉孔，毫不客氣地打個大呵欠。然後像厭煩似的從吊床擡起身來。

三 ——親愛的，信到了。

鍾 敏子只用眼睛笑着，交幾封信給男子。同時在浴衣的胸上抽出放在桃色小的信封內的小信紙給他看。

素 ——今天我也有信到了。

書 男子坐在吊床上，咬着短了的雪茄，隨便地開始看信。敏子也站在那邊，凝視着和信封一樣是桃色的信紙。

雍家花園的槐和柳，在午後的微風蕩漾中，撒布太陽的光與影在這兩個和平的人身上。文鳥差不多不作聲。一隻嗡嗡鳴着的蟲，飛到男子的肩上，

可是，它立刻也飛跑了。

這樣短少的沉默後，敏子沒有舉起垂視的眼睛，忽然輕微地這樣叫起來了。

——啊，隔壁的寶寶說是已經死掉了。

——隔壁的？

男子稍為注意的聽了。

——隔壁是什麼地方？

——那隔壁呀。不記得，那上海的××館的……

——啊，那小孩子麼？太可憐了。

——那麼強壯的寶寶……

——病呢，是什麼？

——說是也是傷風。開始以為睡眠中感受風涼，……信裏這樣說。敏子稍為興奮了似的，急速繼續誦讀來信。

——即時送入病院，然而已經晚了。——啊，真是一個樣子。加以注射，並吸入養氣，雖用盡一切方法，——下面是什麼字啦？是泣聲。泣聲亦漸次衰微，竟於當夜十一時少五分左右斷息。彼時妹之悲傷，諒吾姊必能洞察，……

——太可憐了。

男子又在吊床上搖一下便仰臥着反復同樣的話。男子的頭腦中不知在什麼地方，有瀕死的嬰兒繼續着微小的喘息。忽然不知何時這喘息又變成哭聲。變成了穿過雨聲的健強嬰兒的哭聲。——男子在這樣的幻想中，聽着妻子讀來信。

——想吾姊必能洞察。回想與吾姊相會時，當時吾姊亦……噫，世事浮雲，毫無生趣。

敏子舉起憂鬱的眼睛，即時神經質地皺着濃眉。可是，一瞬間的沉默過後，看一下鳥籠中的文鳥，馬上拍拍美麗的雙手。

——啊，想到好的辦法了！放走那文鳥就好了。

——放了它？把你最寶貝的鳥？

——唔，唔，寶貝的鳥也不要緊。爲的是隔壁寶寶的追善呀。是呀。不是有所謂放鳥麼？給他放鳥吧。文鳥一定也喜歡的。……我不曉得攀得到不？攀不到你就給我取下來吧。

走到槐樹下的敏子，把穿軟草履的脚尖站起來，拚命伸長手。可是吊着籠子的樹枝即手指也不容易觸到。文鳥像瘋了似的拍着小翅膀。因此餌壺的黍

也散落烏籠外。男子有趣地只看着敏子。彎着的頸子，膨脹的胸部，以足尖或重量的脚——他看着妻子的這個姿勢。

——拿不到麼？……拿不到呀。

三 敏子用足尖站着，迴轉來向丈夫說。

——拿給我。

小 拿不來。有墊脚還可以拿下，……即使放它，不一定要馬上就放棄呀。

書 可是，現在便想放它呢。拿給我呀。不拿給我，罰你的呀。怕不怕？把吊床解了它。……

敏子睨着男子似的。可是在眼睛上，在口脣上漲滿的，只是微笑。並且這差不多是失掉了平靜的熱烈的幸福之微笑。男子這時候在妻子的微笑中，

感覺到甚至於是刻薄的東西，——甚至於像陰藏在受日光氤氳着的草木深處，常常監視人們的，可怕的力量。

——不要胡鬧了。……

男子丟掉雪茄，像開玩笑似的罵妻子。

——首先對不起那叫什麼呀……那隔壁的夫人。那邊死了小孩，這邊却在笑在鬧。……

年 這樣一來，敏子不知什麼原故，臉孔突然變成蒼白了。並且像執拗的小孩一樣，垂着長睫毛的眼睛，一聲不響地把桃色的信撕碎了。男子有點不高興了。可是，為要打開不愉快的局面，忽然又快活地說下去了。

——可是能夠這樣清爽，總算是幸福了。在上海的時候，一麻煩透了。在病院裏囉，心裏便焦燥，不在那裏囉，又不放心，……

男子忽然噤口了。敏子眼睛看着脚下，成爲陰影的面頰上面，不知何時閃着眼淚。可是，男子困惑似的捋捋短髭，關於這事情他半句話不說了。

——親愛的。

三 窒息的沉默繼續了以後，發生這樣聲音的時候，敏子仍然把血色不好的臉孔背着丈夫。

小 ——什麼啦？

叢 ——我……我不好麼？我喜歡……

魯 敏子忽然把怪熱的眼睛凝視丈夫的臉孔。

——喜歡那個嬰兒死掉。雖然我覺得他可憐，……但是我依然喜歡呢。喜歡不好麼？不好麼？親愛的。

敏子的聲音含着從來不會有過的粗暴的力。男子襯衫的肩頭和背心剛好

染上眩目的金光，他沒回答。好像有人力所不及的東西，攔在前面似的。

南京之基督（芥川龍之介作）

高汝鴻譯

美

少

年

一個秋天的夜半，南京奇望街上一戶人家中的一間房間裏面，有位顏色蒼白的中國少女在舊桌上用手把臉撐着，無聊賴地在挺着盤裏盛着的黑瓜子。

桌上放着的洋燈吐着暗淡的光。那光的效果與其說在把室內照明，寧是在給與更加一層的陰鬱。壁紙破着的室內之一角有鋪着洋氈的籐床，罩着塵垢着的幃子。其次在桌子過邊有一張椅子也是舊的，完全像被人忘記了的一樣放棄在那兒。除此而外，偶在四處也看不出有類於陳設的那樣的家具。

然而少女把瓜子挺罷了一會，時時把那涼爽的眼睛舉起來，靜眺着桌子

過邊的壁上。看時才知道在那壁間就在一人高處的一個斷了釘子上，不顯眼地掛着一個小巧的青銅的十字架。在那十字架上，有稚拙的受難基督像高地展着兩手，就和陰影一樣模糊地浮着磨滅了的浮雕的輪廓。少女的眼睛一看見這耶穌，長睫毛後的淒寂的氣韻一瞬間不知飛向何處去了，而有無嫌猜的希望的光，活生生地蘇醒了轉來。但是視線又一離開了時，她總要嘆息一下，把穿着無光澤的黑洋緞衫子的肩頭無可奈何地垂着，再把盤子裏的瓜子慢慢地挺着。

少女名叫宋金花，當年是才滿十五歲的私窩子，為補助貧寒的家計，每夜在房裏接客。在秦淮附近與多數的私窩子中，像有金花這種容貌的人必然是很不少的，但如金花這樣嫵婉的少女，是否可有兩個，至少是個疑問。她和朋儕輩的賣笑婦不同，不談假話，也不任性，每夜浮着愉快的微笑，和來

訪這陰鬱的房屋的種種客人遊戲。他們所付的錢間或比定額多得一些時，她便使她僅剩着一人的父親多喝得一杯好酒。這是她所引以為慰藉的。

金花這樣的為人，不用說也是由於她的天性，但在此外假如還有些理由時，是金花由小孩子的時候起，如壁上的十字架所示，一直是懷抱着由死了的母親所教道給她的羅馬加特力教的信仰。

——那樣一提說起來，在今年春天，有過一位年青的日本的旅行家跑到上海去看賽馬，同時也兼帶着要探訪南部中國的風光，他在金花的住房中過送過好奇的一夜。那時他含着香菸，把小小的金花輕輕地抱在洋服的膝頭上，忽地看見了壁上的十字架，呈着意外的神氣，用着不甚當行的中國話來說：

「你把基督教相信？」

『是的，我是五歲時受了洗禮的。』

『你相信，這樣的賣買又做？』

他的聲音中在這一瞬間含蓄有一些俏皮的語調。但是金花把梳着鴉髻的頭憑在他的手腕上，照常是清爽地洩着露齒的微笑。

『不做這種買賣，我爹爹和我都會餓死呢。』

『你爹爹，老頭子？』

『是的呢——已經是撐不起腰的。』

『但可是啦——但可是，這樣賣買做着，你不想。天國進不能？』

『不。』

金花把十字架看了一下，呈出了似在沈思的眼色。

『住在天國裏的我主耶穌，必定會了解我的心——要不是，那我主耶穌

。豈不和姚家巷的巡警廳的老爺們一樣嗎？」

年青的日本旅行家微笑了，他搜了一下洋服的衣包，取出了一雙翡翠的耳環來，親手帶在了她的耳上。

美 「這個耳環，剛才買得，想拿回日本送人，今晚紀念，送你。」

少 的。金花自從開始接客的那一晚以來，她實在是這樣的確信中自行安心着

年 但是在約略一個月以前，這虔敬的私窩子姑娘卻不幸地染了惡性的楊梅

瘡。同行的陳山茶聽了這話，教她喝鴉片酒，說鴉片酒可以止痛。其後又是一位同行的毛迎春，把她自己服用過所剩下的「汞藍丸」和「迦路米」親切地親自送了來。但是金花的病不知怎的，就不接客靜養着，也全不見好。

於是有一天陳山茶到金花房裏來的時候，把這樣帶着迷信的療法，當真

地說給她聽。

『你的病是嫖客傳送了你，你趕快再把來傳送給別個。那樣一來你在兩三天中便會好。』

三 金花儘把臉撐在手裏，沒有改動她那沉悶的臉色。不過對於山茶的話也像動了一點好奇心；

小 『真的？』她輕輕地返問着。

叢 『唉真的呢。我姐姐像你一樣，得了病怎麼也不見好。但是一傳送給嫖客去了，便立地好了。』

『那客人怎樣呢？』

『那客人倒可憐咧，聽說連眼睛都弄瞎了。』

山茶去後，金花獨自在壁上懸着的十字架前跪下，仰望着受難的基督，

熱心地獻着這樣的祈禱：

美 『住在天國裏的我主，我爲要孝養爹爹，在做着這樣卑賤的職業。但我的職業在污毀我一個人之外並沒虧犯誰人。所以我想我不怕就這樣病死了去，我也必定要進天國的。現在的我，非得把病傳給客人，向來的職業是不能夠做下去的。所以我想，不怕就餓死——餓死了，病自然也就好了——我是決

少年 了心不再和客人過夜。假如不那樣，我是爲了自己想好，把無怨無辜的別人陷害了。但是儘管說那樣說，我終竟是一個女子。幾時要受着怎樣的誘惑，是說不定的。住在天國裏的我主耶穌，請你保護我。我是除了你一人之外無依無靠的女兒。』

67 這樣決了心的宋金花，儘管後來被山茶和迎春們怎樣地勸誘，她都頑強地沒有接客。就是時而有熟客到她家裏來，除一道吸吸香菸之外，她也決不

依從客意。

『我是得着很厲害的病的，你接近了我，會受傳染呢。』

但在客人是醉了，不講理地定要叫她同睡時，金花總是要這樣的說，實際上就把自己的患處解示給客人，她也不怕。因此客人們便漸漸地不到她家裏來了。同時她的家計也就一天一天地艱難了起來。……

今晚她靠着桌子，呆呆地坐了好一會。她的家中依然是沒有客人來的影響。接着夜境不客氣地深沉了下去，竄入她耳裏的聲音，是只有不知在何處叫着的蟋蟀了。而且沒有火意的室中的寒冷，由面着地陣的石板上，次第地像水一樣，襲透了她的灰色的洋緞鞋子，襲透了那鞋中的纖細的脚。

金花在薄暗的洋燈光下，從剛才以來便恍惚地在凝視着，不一會把身子顫了一下，搔了搔帶着翡翠耳環的耳朵，把小小的呵欠咬下去了。差不多就

在那個時候，上着油漆的門突然打開了來，不相熟的一位外國人，踉蹌地從外面闖了進來。大約是來的勢子過猛，桌上的洋燈光突地勃燃了，把紅紅地帶着煤煙的火光漲滿了狹隘的一室。客人正面地受着燈光，向着桌面抗了一次，瞬刻又站直起來，這回卻又向後倒，突兀地把背靠在了剛好掩閉了的油漆的門上。

金花無心地站起身來，對於這位不相熟的外國人投與了吃驚着的視線。客人的年紀怕有三五六歲罷，穿着有條紋的茶色的洋服，戴着質料相同的烏打帽，眼睛大，有鬚髯，面孔是曬黑了的。但是卻又有一點不可解的地方，雖然知道他是外國人，但可辨別不出他是東洋人，還是西洋人，那人在帽子下面有黑色的頭髮露出，含着熄了的煙斗。看他立當着戶口的神情，怎麼也好像是喝得爛醉的過路人把房子走錯了的。

『有什麼貴幹？』

金花稍稍有點膽怯地依然屹立在桌前，詰責般地發問。對手把頭擺着，表示着不懂中國話。接着把橫含着的菸斗取下，說了一句不懂的流利的外國語。這回又只好是金花擺頭了，在桌上的洋燈光中把耳環的翡翠擺出了回道光。

小 來客看見她有點窘意，把美好的眉頭感着，突然大聲地笑着，隨便地把鳥打帽脫了，踉踉蹌蹌地向前竄。在桌子對邊的椅子上像腰幹斷了的一樣坐下去。金花這時覺得這外國人的面孔好像在某時某處見過的一樣，感着了一種親昵。來客不客氣地抓着盤裏的瓜子，但又不挺，只是呆呆地看着金花。不一會他又比些奇怪的手法來，說出了些外國話。說的什麼在金花也是不解的，只是模糊地推測到這外國人對於她所做生意多少是有點明白。

和不懂中國話的外國人陪一個穿夜，在金花並不是稀奇的事情。於是她便坐到椅上，表露着幾乎成了習慣的親切的微笑，和對手談起些全然不懂的閑話。但是客人對於那些閑話好像是懂得的一樣，說得一句兩句便滿高興地笑起來，比前刻更頻繁地使用起種種的手法。

客人所吐的氣息帶酒臭。但是那陶然地醉紅着的面孔，就像使這索漠的室中空氣生了光輝的一樣，橫溢着男性的活力。至少是在金花，平常見慣了的南京的同國人是不用說，就是比她以前所見過的任何東西洋的外國人，那面孔都要更好。然而在前曾經見過一次的剛纔的感覺，怎麼也不能打消。金花望着客人額上垂着的黑色的捲髮，快心地獻着好意時，在用力地追憶這個面孔究竟是幾時遇見過的。

『不是前回帶着胖子太太一道乘畫舫的人嗎？不是，不是，那人的頭髮

還要更見紅。那嗎不是向着秦淮的文廟用照相機拍照的人嗎？但是那個人比這位客似乎更要年老一點。有了有了，幾時在利涉橋邊的飯館前面，有一團人聚集着，一看有恰好和這位客一樣的人舉起粗大的藤手杖來，在黃包車夫的背上打。說不定——但是，那個人的眼睛好像更要帶青色。……」

金花在想這些情形的時候，始終是滿快活的外國人，幾時在菸斗中裝進了菸草，吹吐着有香味的煙子。那人又突然地說了些什麼，這回卻規矩地微笑着，把一隻手的兩個指頭伸到金花的眼前，做出了問的神氣。兩個指頭是表示兩塊大洋的金額，不用說在誰的眼睛裏也是明白的。但是不留客的金花，巧妙地挺着瓜子，用笑臉擺了兩下，表示不肯。於是客人把兩肘不講禮地憑在桌上，在薄暗的洋燈光中把醉顏伸攏去，凝視着金花，回頭又伸出三個指頭來，呈出等待着回答的眼色。

金花把椅子稍稍向後移，含着瓜子，在臉上呈出了窘意。客人的確是誤解了金花，以為是兩塊大洋她不肯以身相許。但是對於不懂話的他要詳細地說明，到底是不可能的。於是金花又才後悔了自己的輕率，把涼意宜人的視線轉向一邊去，不得已更堅決地把頭擺了一下。

然而對手的外國人，暫時浮着了微笑，呈示了些躊躇的氣色之後，伸出了四個指頭來，又說了一些外國話。窘得沒法的花金把面孔按着，連微笑的氣力也沒有了，咄嗟之間覺得到了這樣除始終擺頭等到男子斷念之外沒有辦法，她就這樣決了心。但在那樣想的時候，客人的手就像要捉拿眼不能見的什麼東西一樣，終竟伸出了五個指頭來。

其後兩人雜用着手法和身勢又一問一答地繼續了好一會。客人終竟有耐性，指頭一根復一根地增添着，增到後來表示出就出十塊錢也不吝惜的決意

。十塊錢在私窩子要算是一筆大錢，然而金花的決心也沒有變動。她早就離開了椅子，打斜着佇立在桌子前面，等客人伸出了兩手的十指時，她焦急得蹬脚，接連着擺了好幾次頭。在那時候不知是怎的機緣，釘上懸着的十字架脫了，發出微微的金屬的聲音，落在了脚下的石地板上面。

金花連忙伸出手去，把貴重的十字架檢起了來。那時她無心地看見了在小十字架上雕着的受難的耶穌像，真是不可思議地和桌子對面的外國人的面孔是一模一樣。

曹 總覺得是在什麼地方見過，原來就是我主耶穌的尊容。」

金花把青銅的十字架按在黑洋緞的上衣之胸部，隔着桌面，不期然地向着客人的面孔投出了驚異的視線。客人依然在洋燈光中把帶着酒意的臉紅着，時時吹吐着菸斗的煙，浮着有所含意的微笑。而他那眼睛始終是在她的身

上——或者怕是在那白晰的頭子至掛着翡翠耳環的耳際的一段，恍蕩。但就是這樣的客人的面容，在金花看來也覺得是充滿了優婉的一種威嚴一樣。

回頭客人把菸斗放下了，故意把頭偏着，發出了些帶笑的言語。那在金花的心中，生出了就像巧妙的催眠術師在被催眠者的耳裏低語着的暗示一樣的作用。她把那堅毅的決心就像忘記了的一樣，把含着微笑的眼睛隱隱地埋着。一面弄着青銅的十字架，含羞地向着那不妥當的外國人身邊走去。

客人把手在褲包中叮玲瓏瓏地弄得銀錢響着，依然用那浮着笑意的眼睛，暫時愜意地看着金花的立着的身子。但那眼中的笑意一變成了有熱力的光亮時，突然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在那有酒臭的洋服的手腕中死力地把金花抱着。金花就像失了神的一樣，把帶着翡翠耳環的頭無力地朝後仰着，但在蒼白的頰下閃着新鮮的血色，把恍惚着眩着的眼睛望着逼向鼻尖來的他的面孔

。到底還是委身於那奇怪的外國人，還是不想把病傳染給他拒絕他的接吻。那樣籌思的餘裕，不用說是完全沒有了。金花把自己的口任憑着那鬚鬚滿腮的客人的口吻接，只是感覺着有燃燒着般的戀愛的歡喜，第一次才知道的戀愛的歡喜，劇烈地湧上了自己的胸口上來。……

三

二

數小時之後在洋燈熄了的房屋中，只有低微的蟋蟀聲，對於從寢台上漏出的兩人的寢息加添着寂寞的秋意。但在那期間金花的夢卻從那塵垢着的床帷，像輕煙一樣，高高地昇出了屋頂上的星月夜中。

×

×

×

×

——金花坐在紫檀椅上，在用着桌上陳列着的種種的盛肴。燕窠，魚鱗，蒸鴿蛋，燻魚，豬肉丸，海參湯——盛肴要數也數不盡。而且食器都是全

身畫着青色的蓮花和金線的鳳凰的小盤和小碗。

她的椅子背後有垂着絳紗帷的窗，窗外像有河，有平靜的水聲和櫂聲，不斷地響到了這兒。那好像是她幼小以來所看慣了的秦淮，但她現在所住着的

美

金花時時把箸停着，迴望桌面周圍。但在宏敞的房屋中除掉有雕刻着盤龍的柱和大輪的菊花盆在盛着的蒸氣中閃爍之外，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少

年

然而在桌上只要食器一有一件空了，立地便有不知從何處來的新菜，放着暖和的香味被送到了她的眼前來。但有時又還在未下箸的時候，有紅燒的全雉突然振起翅來，把紹興酒瓶打倒了，向房中的望板拍拍地飛舞上去。

不一會金花覺得似乎有人不作聲響地在向着她的椅背後走來。於是她拿着筷子，悄悄地掉頭向後看了一下。在那兒不知怎的，原是有的窗子卻沒有

了，在敷着緞子坐墊的紫檀椅上，有不相熟的一位外國人含着青銅的菸斗，悠悠地坐着。

金花把那男子看了一眼，知道了就是今晚到她房裏來過夜的那位外國人。但是有唯一的不同處是這外國人的頭上，有恰像新月樣的光環，懸在離開一尺遠的空中。

那時候在金花的眼前又有蒸氣蓬蓬的一個大盤，簡直就像由桌面湧出的一樣，突然有美味的菜運來。她立刻舉起箸來，想挾盤中的珍味，但忽爾想起了她背後的外國人，掉過頭去看他：

『你老不好也到這兒來嗎？』她客氣地招呼着。

『唉，你一個人吃好了，吃了之後你的病在今晚上就會好的。』頂着圓光的外國人依然含着菸斗，露着包含有無限愛意的微笑。

『那嗎你老是不高興吃？』

『我嗎？我是不高興吃中國菜的。你還不曉得我嗎？我耶穌基督是沒有吃過一次中國菜的啦。』

南京的基督這樣一說了，徐徐地離開了紫檀椅，向吃了一驚的金花的臉上，從後面來親了一個慈愛的接吻。

×

×

×

×

天國之夢醒了時，秋晨的光已經薄寒地在狹隘的房屋中展佈着，但是在那垂着塵垢的帳帷，像小舸樣的寢台中倒也還殘留着有氤氳的幽闇。浮在幽暗中的半向上仰的金花的面龐，把圓圓的重頤藏在舊得顏色都不明白了的毛氈裏面，還沒有睜開睡眠。但在血色不好的兩頰上，怕是由昨夜的汗所凝着的，有油膩的頭髮零亂着，微微隙着的嘴唇縫裏，白白地微露着糯米般的

金花就在睡醒了的現在，依然在忘情於菊花，水音，紅燒全雉，耶穌基督，以及其它種種的夢中的記憶裏。但不一會寢台中漸漸地明亮了起來，在她忘情於夢境的心中，倘若無人的現實，便是昨夜和一位奇怪的外國人同上了這尊藤床的現實，顯明地踏進了意識裏來。

『萬一把病移到了那人的身上——』

金花那樣一想，心頭忽地暗淡了起來，覺得今晨要和他見面實在難堪。

但是眼睛既醒了，那令人難忘的受日光曬黑了的他的面孔，要叫她不看，又是更加難堪的。於是她略略躊躇了一下，膽怯地把眼睛睜開了來，把那時已經明亮了的寢台中望了一週，但在那兒全沒想出地，除蓋着毛氈的自己而外，和十字架上的耶穌相似的本人是不用說，竟連個影子也沒有。

「那嗎，也怕是一場夢罷？」

把塵垢着的毛氈一蹴開，金花在床上坐起了身來，兩手搓了搓眼睛，把重重地垂着的床帷揭開，又把遲疑的視線向房中看了一來。

房屋在清冷的朝氣中，明顯到殘刻的地步畫出了各種物什的輪廓。舊了的桌面，熄了的洋燈，其次是一把椅子倒在地上，一把椅子向着壁頭——一切都是昨夜的情景。而且在桌上散亂着的瓜子中，那個青銅的十字架也在放着模糊的光輝。金花把眩光的眼睛晃着，茫然地向周圍四顧，暫時在那狼籍着的寢台上，沒有改動她那有寒意的橫坐。

「仍舊不是夢。」

金花這樣自語着，把那外國人的不可解的去向作了種種的推測。不用說他怕是乘着她還在睡的時候，輕脚地出得房門走回去了。但是那樣多情地愛

撫了她的他，連沒告別一聲便各自走了，與其說是難於相信，寧是忍不着心相信。加以她向那奇怪的外國人還忘記討求那約下了的十塊錢。

『或者他怕是真的回去了。』

三
她抱着沉悶的心境，把脫在毛氈上的黑洋緞衫子拉來正打算要穿，但她突然把手止着了，她的臉上看着看着有新鮮的血色擴展了起來。那難道是在油漆門的外邊聽出了那奇怪的外國人的腳步聲？還是浸在枕上或毛氈的有酒叢
真的他的遺香，偶然喚起了害羞的昨夜的記憶？都不是的，金花在這一瞬间
青
發現了她的身上起了一番奇蹟，便是她那極帶惡性的楊梅瘡公然好了。

『看來那人是基督下凡啦。』

她不期然地儘身上穿着汗衫，一翻身滑下床來，跪在冷清清的石板面上，就像那和再生的天主教設着的美貌的馬格達倫的瑪麗亞一樣，奉獻着了熱

誠的祈禱。……

三

第二年春天，有一夜，那位訪問過宋金花的年青的日本旅行家，又在那薄暗的洋燈下，和她挾着桌面對坐着。

『十字架還是掛着的嗎？』

那晚他不知怎的有點譏諷地這樣一說了，金花連忙認真起來，替他談起了那段不可思議的話，便是一夜在南京下凡的基督把她的病醫好了。

年青的日本旅行家一面聽着那樣的話，一面在心裏這樣想——

『那位外國人我是知道的。那家伙是日本人和美國人的混血兒。名字的確是叫 George Murry (佐治默雷) 啦。那家伙對於我所認得的一位路透社報局的通信員，得意地告訴過，說他有一晚嫖過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南京的私

窩子，乘她還在穩穩地睡着的時候，私自偷跑了。我前回來的時候，那家伙剛好和我同住在一家上海的旅館裏，面相是還記得的。他聽說也是一家英文報的通信員，和面貌不相趁地很像是一位壞蛋。那家伙後來得了惡性的梅毒，終竟發了狂，說不定他怕是受了這位女人的傳染啦。但這位女人，到而今還把那樣無賴的混血兒認為耶穌基督，我是該為她啓蒙，還是沉默着，永久讓她去做着像舊時的西洋傳說那樣的夢呢？……

金花的話告了終局時，他像把忘記了的東西想起來的一樣，把火柴擦燃，吸起了滿有香味的雪茄。接着又故意熱心地發着這樣窮餘的質問。

『是那樣嗎？那真是不可思議啦。——但是你以後便沒有病過嗎？』
『沒，一次也沒。』

金花挺着瓜子，呈着爽快的面孔，毫沒躊躇地答應着。

那天從早上起就落雨。中午過後我一直和妻、畫家S君、店主人K君在樓上自己的房間裏玩着紙牌。捲煙的煙，籠罩滿屋，大家都有點疲倦了。玩夠紙牌，喫飽點心，正是三點鐘左右。

我一個人立起來打開窗子，雨已經住了。令人快適的寒冷的山氣，含着新綠的香味，流進屋裏來。捲煙的煙散開，大家像蘇生似的互相凝視。

宿主K君的兩手深深地插在褲袋裏，坐得不耐煩，樣子有點躊躇似的說：

「我要到小屋那邊去走走。」

畫家S君也說：

焚火（志賀直哉作）

謝六逸譯

「我也要去畫畫了，」他們二人走出去了。

坐在窗前眺望，只見白雲漸漸稀薄，現出青磁色的天空。S君把繪具箱掛在肩下；K君的身上披着短大衣，兩個人一邊說話，一邊向小屋走去。他們到了小屋前，立着談了一會，S君一人走進樹林裏去了。

我躺下來看書。看倦了時，在旁邊做活計的妻說：

「不到小屋去走走麼？」

所謂小屋，是因為我們要移去居住，年青的宿主人K君和年老的燒炭夫春君特地為我們造成的一間沒有礎石的小舍。

K君和春君在造便所。

「這回比較像樣了。」K君道。造便所時我也幫忙，妻也常常幫忙。過了半小時，S君踏着去歲落下的潮濕的樹葉，從樹林裏走出來了。

「造得不錯，造了這一角，便像一所屋子了。」我稱讚便所造得好。

K君笑着說：

「原來惹人厭的便所，倒成了很好的東西。」小屋的建造，凡事都拜託了K君。K君對於建造有興味，不僅在實用方面，即在屋子全部的形式，材料的使用，都很苦心。他盡力造成一所舒適的屋子。

夜鷹發出撞擊堅硬樹枝的巨響，叫起來了。天色漸暗，收歇了工作。春君用手掌把煙葉塞進煙斗裏。

「牛馬要跑上來的，快點造柵欄罷。」我說。

K君答說：

「是呀。正在建造的東西，被牛馬喫了，不是好玩的。」他說屋子可以喫，我們都笑了。這座山上，沒有可以塗壁的泥土，客棧裏的壁，全是用木

88 板。小屋的壁，是用大的竹蔑做成夾層，在當中加進蓆子造成的。

「牛馬要拿它當筵席罷。」春君說時，一點也不笑，大家却笑了。

山上的黃昏，令人覺得爽快。尤其是雨後的夕暮，更有特殊的風味。加上做了一天的工，看着自己的工作，抽了一袋烟，無論何人，在胸裏總有淡淡的喜悅；所以這時大家都覺得快適。

小 前天也是午後放晴，得了美麗的夕暮。昨天有大虹出現，從鳥居嶺蜿蜒到黑檜山，更是美麗，大家都在這裏玩了許久。因為小屋位於檜林中，我們攀上高的一顆檜樹，玩了一陣。在上面看虹看得更清楚，連妻也攀上去，我和K君二人，拉她到了三丈多高的地方。

我和妻和K君同攀一棵，S君攀上鄰近的一棵。S君和K君都要攀得高，兩人競爭着攀到五六丈的高處。

「簡直是安樂椅子哪。」K君仰睡在高處的分柯的地方，吸着捲煙，搖着樹枝，樹枝動得像波浪一樣。

一個闊臉的低能的孩子，名叫阿市，背着K君的次子，來叫我們去喫晚飯。大家從樹上慢慢下來時，妻的頭上的木櫛從樹上落下，因為沒有燈火，便尋不着，地上已經黑暗到這樣了。

我想起了前天的快樂，就說：

「晚上我們去坐船好麼？」

大家都贊成。

在喫飯時大家分散，飯後四個人又聚集在樓下的大火爐旁。K君拿火爐上的大壺裏的開水給嬰兒喝，他說這是一罐頭牛奶。」

K君從冰窖裏抱了楮樹的厚板來，四人走過大縱掩蔽的廟宇的陰暗的境

內。經過神樂堂前時，K君向賣券的人說，「去洗澡呀。」從樅樹的粗枝裏，看見湖水放着銀色的光。

小舟有一半曳上砂地，朝來的雨，積在舟裏，K君將水掬出時，我們三人立在黑色的濡濕的砂上。

通 三 K君拿抱來的厚板安放在船邊上，說道，「上船罷。」妻先走上，小舟被推出去。

叢 書 好靜寂的晚上！西方的空中，還留着一點晚霞。可是四方的山都黑了，正像蝶螺的背一樣。

「K君，黑檜山看去很低呢。」S君在船舫說。

「晚上看山覺得山低。」K君坐在船艙，靜靜地搖着短櫂，這麼回答。

「那邊在焚火了。」妻說。進小島裏面去的對岸，有人在焚火。而圍

火映照在靜寂的水面上。

「現在焚火，有點奇怪。」K君說。「也許是採蕨的人在那裏野宿罷。那裏有一個舊的燒炭爐，或許他睡在裏面，我們去看看好麼？」

K君用力搖槳，變更了船舫的方向，小舟安靜地在水面上滑走。K君說，他一個人從小島島游泳到廟宇去的時候，遇着渡過湖水的水蛇，吃驚不少。

美

那焚火正如K君所說，在燒炭爐的爐口燃着。S君說：

「真有人住在裏面麼？K君！」

「一定有的。如果裏面沒有人，我們把火熄滅了才好，上岸去罷。」

「想上去看一看」妻也說：

靠岸了。S君拿着繩先跳下去，把船曳在石頭中間夾住。

K君蹲在爐前從縫裏窺看。說道：

「有人睡在裏面。」

覺得寒冷，大家都想焚火。

S君拾了落在地上的小枝，爬出火來吸捲烟。

爐裏面有綽綽的聲音，那人在呻吟。

S君說：

「這樣睡覺，諒必溫暖罷。」

K君把落在那裏的樹枝堆在火上，一壁說：

「火是要熄的，睡着了，到了天亮時很冷罷。」

「在這旁邊焚火。人不會窒息麼？」

「不在爐裏焚就不要緊。不過爐太舊了，自己會倒坍的，在雨後更其危

險。」

「怪可怕的，K君！你告訴他罷。」

「真的告訴他好」S君說。

「不特意教他也行的，只消這麼大聲說話，大家都聽見了。」K君笑起來了。

美
少
年
說。
爐裏又有綽綽的枯葉的聲音。大家一齊笑了。「走罷。」妻不安似的

來到舟旁，S君先上船，他說，「這回讓我來搖。」

小鳥島與湖岸之間，水面平靜。在船緣可以看見晴空的無數的星映在水上。

「我們也來焚火罷」K君說。

槳。

S君的口裏吹着多瑙河的波浪。維倫的小調，這是他老吹的，一壁搖着

「喂，K君！搖到那裏去？」S君問。K君回過頭來，答說：

「一直向前去罷。」

此後大家沉默無事，小舟平靜地前進。

我問妻說：

「你能夠從這裏泳到岸上麼？」

「說不定，也許能夠泳過去。」

「太太！你會游泳麼？」K君吃驚似的說。

「什麼時候可以游泳呢？」我問K君。

「只要稍為和暖的天氣，現在也可以游泳的。去年的現在，已經可以游

泳了。」

「有點冷呢。」我拿手浸到水裏去試探。又說：

「可是從前我去看紅葉，清晨就在蘆湖裏游泳，我也不見得怎樣。並且四月初頭也曾在蘆湖裏游泳過的。」

「從前你冷了不得。」妻在嘲笑怯寒的我。

「在這裏靠岸好麼？」

「好的，搖過去罷。」

S君用力搖了三四槳，船頭沙沙作響，靠着了砂地。

大家都走下砂地。

「這麼水濕，可以焚火麼？」

「拿白樺樹的皮來燒，樹皮有油，雖然水濕，也會燃的。我去揀樹枝，

你們多剝些樺樹皮來。」

走進了生滿羊齒、山蘿、入葉樹的繁茂的幽暗的樹林裏，揀取焚火的材料。

三 大家分散了。看見K君和S君吸捲煙時在煙頭發出的紅光，就知道他們通所在的地方。

小 白樺樹的老皮脫皮了，皮端向外翻，捏了這皮端朝外一拉，便應手剝下叢。時時聽着K君折斷枯枝的聲音，衝破靜寂的樹林。

書 各人揀得手裏拿不起了，就運到砂地去，已經積得很多了。

K君被什麼東西嚇了一跳，忽然從林裏跑出來。

「怎麼了？」

「在那裏！蟲呀！尾上放光的蟲，這麼的在動它的尾，不是好玩的。」

K君最怕尺蠖一類的蟲，他的喘息還沒有停止。

我們走去看蟲，S君走在前。「在這邊麼？」他反顧後面的K君。

「不是在那邊放光麼？」

「果然，就是這個。」S君擦了火柴看，約有一寸長的裸蟲，舉起它的大大的尾巴蠕蠕地搖動。

尾尖上放着綠色的光。

「會被這個嚇得那個樣子麼？」S君說。

「林裏有這東西，我可不能夠隨便跑來跑去了。」K君說。「已經夠了罷，焚火罷。」

大家走到砂地去。

白樺的樹皮雖是濡濕的，着火以後，就發出了油燈的油煙似的烏黑的煙

98 ，剝剝地燃起來。K君先從小枝燒起然後再燒大枝，不一會就燒光了。四周

照得明亮亮的，映着前面小島的樹林。

K君從船上把楷木的厚板拿來，為我們安置了坐歇的地方。

三 「只有對於蟲，及不上在山裏長大的人膽大，」S君說。

「真的。」K君說。「早有提防，倒不打緊，無意中瞧見，就嚇得壓
小害。」

叢 「山裏還有別的可怕的東西麼？」

書 「沒有什麼。」

「大蛇有沒有？」

「沒有。」

「蝮蛇呢？」我問。

「走下箕輪那邊去，常常看見，山上一次也沒有見過。」
「以前山上有豺狗罷。」S君說。

「我在小孩的時候，常聽着豺狗的叫聲。半夜裏聽着在遠處叫，現在還記得那聲音使人寂寞、討厭。」

K君又談他的亡父喜歡夜釣，有一夜被豺狗包圍，不得已沿着海岸在水中走着回來。又談這座山變成牧場的那年，看見馬被豺狗咬得只剩一半。

「那一年，用炸藥包在肉裏，炸死了一豺狗，在一星期內便絕跡了。」
K君又說。

我說四五日前，在地獄谷那邊，看見小野獸的鬍髯。K君說：

「那定是笹熊罷。也許是被鷲鳥之類喫掉的，因為笹熊是軟弱的獸。」
「這樣說來，這山裏別無什麼可怕的东西了。」膽小的妻詰問K君。K

君答說：

「太太！我見過大妖僧呢。」說時，笑起來了。

「我懂得的。」妻得意的說。「那是自己的影子映在霧裏的原故罷。」

三 妻清晨到烏居嶺去看雲海時，有過這樣的經驗。

通 「不，不是的。」

小 K君又說。在小孩的時候，到前橋去，夜裏歸來，從黃昏時走了九里多路，在大松林裏見過妖僧。又說，隔開三十多丈的前面，忽然有亮光，看見一丈多高的大黑影起立。後來才知道是一個背着笨重行李的人在路傍休息。那人一邊走路一邊吸煙，所以在行李的前頭，一根一根擦着火柴。

「所謂希奇古怪，大約就是這一類了。」S君說。

「我想不可思議的事，也是有的。」妻說，「這種不可思議的事雖不可

知，可是如夢兆一類的事，我以為是有的。」

「這又當別論。」S君說。他像忽然記起什麼似的，「呀，K君！去年降雪時你受困的事，也是這種不可思議罷。你還沒有聽過罷。」說完，他看着我。

「沒有聽過。」

「那事真的奇怪呢。」K君也說。

就是這麼一回事。

去年山裏的雪積到兩三尺厚的時候，K君接着住在東京的姐姐病危的消息，他就匆忙地下山去了。

可是他的姐姐的病，並不如預料的那麼壞。他住了三夜就回來了。他走到水沼時大約是三點鐘，他本來打算第二天再上山，可是只有十多里路，又

不想在那裏過夜。於是K君變更了預定的主意，如果上不了山，便到山下去投宿，他離開水沼了。

正當黃昏時，他走近了二牌坊，身體和心裏都不覺得疲勞，並且有月亮，K君決定上山了。可是上山時雪漸漸積厚，比他下山時要加厚一倍。如果路上有人走過，厚雪的表面是會凝固的，走在上面，不至於怎樣困難。可是那裏全沒有行人，所以柔軟的雪，埋到腰際。並且到處是雪，路在什麼地方也分辨不出。K君雖然自幼在山中長大，一切都弄慣，可是他也受困了。

在明月下，看見牌坊嶺近在眼前。夏天嶺上有蒼鬱的樹林，冬天樹葉脫落，所以看去山頂很近。加以雪映，距離更近了。K君不想折回，所以像螞蟻似的爬山，可是手都摸得到的距離，真不容易爬。如果要折回，不迷途還好，不然也是一樣的困難。他仰着頭看看嶺上，就在眼前呀。

K君鼓着氣一點一點爬上去，別無什麼恐怖與不安。不過忽然覺得心裏有點迷糊。

「事後想起來，真的危險。死在雪裏的人，大概就這樣睡倒，睡倒就死了。」

他雖然知道這樣的危險，可是在那個時候他一點也不覺得什麼不安。他依然鼓起勁爬。總之，他的身體好，雪也是弄慣了的。後來過了兩個鐘頭，好容易爬到嶺上。

雪的深厚更厲害了。可是從此就要下嶺去，下嶺去就是平地。他看一看表，已經一點多了。

遠遠的看見兩隻提燈，在這個時辰，K君覺得奇怪，不過在孤零零一人的地方，會遇着別人，即使來去的路不同，也是快活的。K君又打起精神，

向山下走去。來到了覺滿淵的近旁，和前面來的人相會。來人非別，就是U君，他是K君的義兄，還有宿在K君家中的鑿冰的長工，一共三個。U君說，「回來了哪，喫了苦罷。」

三 K君問，「這個時辰，你們到那裏去？」U君毫不驚異似的答說「剛才你的母親把我們從床上叫起來迎接你哪。」K君聽說，不禁悚然了。

小 「那天我全沒有通知家裏說要回來。後來問過母親，才知道那晚上她抱着米哥兒（K君的大兒子）睡覺，她並沒有睡着，忽然把U君叫起來，她說K回來了，你去接他。說是K君在叫喊她，說得清清楚楚，U君也不覺得詫異，就叫醒長工，叫他預備。我仔細問母親，知道這時就是我在山上筋疲力倦，心裏迷糊的時候。住在山裏的人睡得很早，七八點鐘就睡了，那時正是大家熟睡的時候。母親把四個人叫醒，差他們出門，可見那時母親很清楚地

聽着了什麼。」

「K君，你叫喊過麼？」我的妻子問K君。

「沒有。在嶺的那面無論怎麼叫喊也聽不見。」

「是呀。」妻說。她的眼裏含着淚了。

美
少
年

「母親單是感覺到什麼，她不會在半夜裏叫醒大家，差牠們到深與腰齊的大雪裏去。比如裹腿布纏得不好，在路上散開來，就會凍得同一根棒一樣，用力也裹不起來。所以出發前的準備，是很麻煩的。在準備的時候，大約要二十分鐘。這其間，母親毫不疑惑的在做飯團，或是燒火。」K君說。

如果知道K君和他母親親愛的情形，那麼，這一個故事更能使人深深地感動。K君的亡父被人叫做易卜生，詳細的情形可不知道，大約是相貌和易卜生一樣。他父親的爲人並不怎樣壞，可是做一個丈夫就太不行。聽說他平時

和一個年青的小老婆住在前橋，到了夏天，他帶她到山裏來，把山裏的家中的收入捲走了。K君對於他父親的這種行爲，心裏感着不快，常常發生衝突。因爲這事，使K君更孝順他的母親，母親愈加慈愛K君。

三 小鳥島那邊的梟鳥早就在叫了，叫的聲音是 *gorosuke*，隔了一會，又通 *Hoko. Hoko* 地叫着。

小 焚火也漸漸熄下去了。K君取出錶來看。

叢 「幾點鐘了？」

書 「十一點過了。」

「回去罷。」妻說。

K君用力把燃剩的木材，遠遠地拋在湖裏。那木材放出紅色的火花，飛到湖上，映在水面，水裏好像也有散着紅色火花的木材在跳躍。一上一下，

描成相同的弧線，弧線在水面接觸時，聽着「赤」的一聲便消失了。四圍黑暗了。大家覺得有趣，都把木材拋在湖裏。K君巧妙地用槳撥起湖水，把留在地上的餘燼淋熄了。

坐上船，採蕨人的焚火也熄了。船灣過小鳥島，朝着廟宇的樹林那邊，靜寂地划去。梟鳥的聲音漸漸聽不見了。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二)

名家創作選本	一〇〇一	魯 迅郁達夫等
名家散文選本	一〇〇二	茅 盾豐子愷等
英文學習法	一〇〇三	林語堂詹文滂等
兒童戲劇集	一〇〇四	本局編輯部
超人	一〇〇五	謝冰心著
鄉間的悲劇	一〇〇六	蹇先艾著
阿 Q 正傳	一〇〇七	魯 迅著
野草	一〇〇八	魯 迅著
地上的樂園	一〇〇九	盧隱女士著
西施與昭君	一〇一〇	顧一樵等著
荒地	一〇一一	方 西著
文飯小品	一〇一二	周作人著
素十筆	一〇一三	陸晶清著
愛眉小札	一〇一四	徐志摩遺著

創作集	錦	一〇一五	張資平等著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錦	一〇一六	高斯華綬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錦	一〇一七	愛倫坡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錦	一〇一八	莫泊桑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本	一〇一九	克萊斯特等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2	一〇二〇	吉百齡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2	一〇二一	劉易士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2	一〇二二	法朗士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2	一〇二三	霍普特曼等
子愷隨筆	本	一〇二四	豐子愷著
聖陶隨筆	本	一〇二五	葉紹鈞著
冬兒姑娘	娘	一〇二六	謝冰心著
戀史	史	一〇二七	盧 隱著
平屋隨筆	筆	一〇二八	夏丏尊著
蛤藻集	集	一〇二九	老 舍著

春	風★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彷彿	徨★	一〇三一	魯迅著
吶喊	吶喊★	一〇三二	魯迅著
幽	默文選★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	湘隨筆★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時代的	舊悲劇★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	明燈★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	邊文學★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	盾選集★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己的	文章★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	屋雜文★	一〇四〇	夏丏尊著
現代女作家	小品選1★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代女作家	小品選2★	一〇四二	蘇綠漪等著
蜜	味的夜★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	在想★	一〇四四	曹禺著
驢	子和騾子★	一〇四五	魯彥著
塔	的祕密★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遲	暮★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懷	情★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顯	英集★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惠	澤公★	一〇五〇	魯彥著
茅	盾隨筆★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	兒心★	一〇五二	落華生著
文	珍★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	藥箭★	一〇五四	寒穀等著
慘	霧★	一〇五五	許傑等著
冰	心散文★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	算情書★	一〇五七	丁玲等著
橋	上★	一〇五八	魯彥著
嚴	肅的生涯★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	嶺之春★	一〇六〇	張資平等著
平	常的故事★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	光不是她的了★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	戀★	一〇六三	巴金等著

無名作家日記★	宮美子的脚★	河童★	雪的夜話★	美的少年★	冰結的跳舞場★	惡魔★	某傻子的一生★	男清姬★	餓窗之花★	雪地★	猴于控★	出獄★	五元★	殘冬★	雪的除夕★	海的圖畫★
一〇八〇	一〇七九	一〇七八	一〇七七	一〇七六	一〇七五	一〇七四	一〇七三	一〇七二	一〇七一	一〇七〇	一〇六九	一〇六八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六	一〇六五	一〇六四
菊池寬等著	谷崎潤一郎著	芥川龍之介著	里見淳等著	有島生馬等著	中河與一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芥川龍之介著	近松秋江等著	林房雄等著	何毅天等著	臧克家等著	何家槐著	王統照等著	茅盾等著	張資平等著	羅黑芷著

小	隨踪瑣記★	詩的話★	現代詩家評★	名家譯作選★	胡適論文選集下★	胡適論文選集上★	五月之夜★	石榴石的手釧★	淑女★	保羅的罪狀★	迷途★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小天使★	克蘭比爾★	羊脂球★	歸來★
一〇九七	一〇九六	一〇九五	一〇九四	一〇九三	一〇九二	一〇九一	一〇九〇	一〇八九	一〇八八	一〇八七	一〇八六	一〇八五	一〇八四	一〇八三	一〇八二	一〇八一
許傑等著	魯彥著	朱湘著	朱湘著	魯迅等譯	胡適著	胡適著	哥果爾著	庫卜林著	杜斯妥亦夫斯基著	卞脫等著	托爾斯泰著	薩伐格著	安特列夫等著	法朗士著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運動器具

中西文具
各種掛圖

機關用品
教育用品

繪圖儀器
兒童玩具

中西書籍
風琴樂器

雜誌刊物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

美 少 年

編譯者
三通書局編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門市部
四馬路中三三二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長路三四五號

北京興安大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泰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57
101035

